

张新荃

著

漩

涡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新登 著



RAU27/52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作家文库/叶君主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6 ISBN 7-5059-2637-9(07)

I.新… II.叶… III.文学—中国—当代 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00427 号

新世纪作家文库

漩 渦

张新荃 著

文库主编:叶 君

责任编辑:李 彦

副 主 编:李 蓝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和平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字数:288 千字

印张:11.5

印数:1 - 1 000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 7-5059-2637-9/I.1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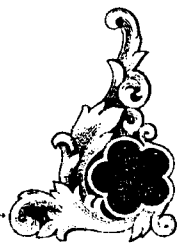
全套定价:140.00 元 本册定价:26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人的生命就是一条河，生活就犹如河中的漩涡，意志坚强的人，能在漩涡中新生；意志薄弱的人，只能在漩涡里自我淹没。

——题记



人的生命就是一条河，生活就犹如河中的漩涡，意志坚强的人，能在漩涡中新生；意志薄弱的人，只能在漩涡里自我淹没。

——惠记

天快亮的时候，海河的酒醒了。海河是被疼醒的。

海河的头剧烈地疼，疼得他火烧火燎，疼得他想打滚，仿佛千万只钢针扎在他的头上，不停地扎，全然不顾他的疼痛难忍。他用两个食指分别揉左右太阳穴，使劲地揉。太阳穴被揉疼了。太阳穴的疼痛超过了额头上的疼，这阵儿，他觉得头好受多了，然而太阳穴位却火辣辣地疼。他妈的！他暗骂了一句，又轻轻地揉太阳穴，一圈又一圈，慢慢地太阳穴的疼痛逐渐减轻了。他顿时觉得整个头比刚才轻松一些，没有那么沉重了，脑子也渐渐地清醒起来。几点了？他抬起手腕，看了看，夜光表的指针表明凌晨六点十五分。新疆的时差同内地相比晚两个小时，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夜色更浓。此刻，他酒醒以后，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他茫然四顾，窗外，黑蒙蒙一片，寂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低垂的红窗帘在夜色里静静地看着他，厚厚地阻挡着外面的月色，阻挡着外面的声音，使卧室格外的静谧无比。他默默地望着洁白的天花板，头枕着双手，眼睛死死地盯着天花板下的灯。灯是日光灯，20w。要是开着，屋里一片刷白，明亮。此刻，日光灯关着，室内一片黑暗。黑暗包围着他，使他的思绪在黑暗中游荡。

金莉莉在他的身边呢喃低语，不知说了句什么，咕咕噜噜的，他只顾胡思乱想也没有听清楚。金莉莉翻了个身，面朝着他，波浪卷的秀发触挨着他的脸，柔软倾满着深情，散发着浓浓的咖喱水香味。金莉莉的一只玉臂随着翻身而伸出来，搭在了他的胸脯上。

他的胸脯顿时有一定的重量。他的目光从日光灯上收回来，落在了胸脯上的玉臂上。玉臂是海河对妻子金莉莉胳膊的昵称。妻子金莉莉如花似玉娇美甜甜的面容，冰洁玉白的肌体，常常使他一阵阵地冲动。灰色的月光里，胸脯上的玉臂闪烁着柔白的光，诱惑着他想去吻。他怕妻子金莉莉着凉，伸手把玉臂挪开，掀开被子将玉臂放了进去。被窝里金莉莉身上散发出的特有奶香味刹时弥漫着他，包围着他。大概是酒精的作用，他心里一阵冲动，禁不住地探下头在金莉莉红嫩的小唇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吻仿佛一股电流注入了金莉莉的身上，梦乡中的金莉莉有了感应，回吻着他，刚被放进被窝的玉臂又伸了出来，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的性神经被调动起来，浑身上下一阵燥热，按捺不住地伸手把娇妻搂进怀里。金莉莉丰满高挺的双乳顶撞着他的胸脯，热热的，软软的。一股热流由下而上地涌动着，奔腾起来。他的双唇在金莉莉的红嫩唇上吻着，金莉莉回应着，启开了樱口。他不失时机地将舌头伸进去，伸得长长的，在甜香的空间里上下左右探着，吮吸着醉人的香味。金莉莉的舌头也启动了，像睡醒的蛇一样摇摇晃晃地伸了出来，爬进了他的嘴里。在两张粘在一起的嘴的空间里，两条舌头就像两条交配的蛇一样缠绵扭抱在一起上下翻滚着。金莉莉出现了轻微的呻吟声，玉臂把海河的脖子搂得紧紧的，仿佛一道箍，软软的，娇美的玉体往他的怀里拱了拱，贴得更紧了，没有一丝的缝。海河本来被酒精燃烧的身体更加燥热了，热得他的欲望往上冲，热得他的阳物膨胀挺拔起来，奇痒无比，似一尊装满了弹药的高炮亟待发射；如一张拉满的弓箭，不射就会弓毁箭断。他扯掉了金莉莉粉红的三角短裤，一个优美的骑马动作，爬上了柔软温热的山坡。他像一个勇猛的战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冲锋，冲锋。他粗壮的躯体内蕴藏着巨大的热量和顽强的战斗力。在一次次地冲锋中，他的干劲倍增，毫无退却之意。金莉莉娇情的呻吟声如冲锋号召唤着他，激励着他打胜仗。战斗是激烈的，号声阵阵，炮声隆隆，炮弹一颗

又一颗在山坡上爆炸，炸得黑暗中的山坡一片辉煌灿烂。突然，仿佛按了电钮全身通电一般，一排密集的炮弹奔泻而出，又似一股清泉漫山遍野地流淌开来，滋润浇灌着久旱的山坡。像一座热电站全部释放了热量，使寒冷的冬日变成了三伏的酷夏。他胜利般地瘫卧在无名高地上，浑身上下汗水像小溪潺潺地欢快流了下来。他有了一种征服感，有了一种胜利感，有了一种幸福感，有了一种自豪感，有了一种凯旋感。他真想高高地站在无名高地上，庄严地向世界宣布：我胜利了！他很久没有这种胜利感了，很久没有这么畅快淋漓了。他看到了战旗猎猎飘扬，看到千万朵鲜花组成海洋，他听到了胜利后的歌声在夜空中飘荡，格外嘹亮。

他一动不动地伏在无名高地上，闭着眼睛，回味着痛快淋漓的一切，享受着很久没有享受的舒畅。由于刚才的冲锋猛战，耗去了他的全身精力，他元气大伤，精疲力竭。他需要休息，需要战后的回味，需要胜利后的遐想。他微闭着双眼，陶醉在胜利后的鲜花美酒的庆贺之中。他在回味着，甜蜜地回味着，信马由缰地回味着。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海面。苍茫大海上有一只航船。航船在乘风破浪。天昏昏，海暗暗。大海咆哮了。巨大的波浪一层层地掀起，冲向天空，冲撞着航船。航船被推向浪峰，又被抛向谷底。电闪雷鸣。暴雨狂风过后，天边出现了一道五彩缤纷的长虹。风平了，浪静了，海面上一片宁静。航船驶进寂静的港湾，依恋地偎靠在码头的岸边，吟唱着动听的歌谣。

金莉莉搂抱海河的双手松开了。海河翻身滑落下来，安详地躺着，满心地舒畅，痛快。金莉莉小猫似的蜷卧在海河的怀里，用嫩白的纤手抚摸着海河的胸脯，柔情万分地问：“舒坦吗？”海河没有言语，把金莉莉紧紧地搂了搂，吻了吻金莉莉娇小的香唇。金莉莉满心的喜悦说：“我看你今天的劲真大，我都有些受不了。”说着，她娇嗔地，在海河的怀里扭了扭，春心荡漾。

金莉莉的矫情没有激起海河的再次勃起，看海河没有答话，尽

管她余兴未尽,欲望没有满足,但她想海河一定累了,便压抑了心中的渴望,假靠在海河的宽阔胸脯上,说:“睡吧,过一会儿天就亮了。”说完,她合上了双眸,只一会儿便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海河静静地躺着,全身疲乏,但没有一点倦意,脑子里乱乱的,理不出头绪。他想睡一会儿,可昨晚的情景像驱不散的乌云一样老在他的眼前飘浮,搅得他心里极不舒畅,让他无法平静下来。

昨天下午,海河抽空去了市文化馆。文化馆举办的“青年摄影家艺术摄影作品展览”今天要对外展览。他的“天山牧歌”、“渔歌唱晚”、“纺织女工”三幅摄影作品入选了,而且还得到了文化馆主管摄影的田方老师的赞扬,说这三幅艺术摄影作品画面构思新,用光好,色彩对比强烈反差效果好,有层次。整个作品意境深远,给人以回味无穷,很有希望在这次市展中获奖。海河当时听了心花怒放,但又压抑着心里的激动,表现出谦虚求教的样子,讨教似地征求田方老师的意见。他觉得即使自己的作品再好,也不能在田方老师的面前班门弄斧,倨傲自大。田方老师在艺术摄影创作上已有二十多年的辉煌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一百多幅作品分别在国际影展和国内国家级、省级、地州市级的影展中获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常务理事,艺术摄影造诣很深,省内名气很大。他之所以有今天,全靠田方老师手把手地教出来的。田方老师的学生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现在还担任省级摄影报刊的编辑、记者,而且大部分学生分布在省内各级报刊和文化馆工作,有的在企业宣传岗位上。看着田方老师灰白的头发,精瘦的身体,海河总认为田方老师的头发里散发着艺术的智慧,精瘦的身体里蕴藏着创作的无穷精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一个老艺术家的风采和魅力。所以,海河对田方老师充满着敬佩感激之情,佩服得五体投地。田方老师对他的赞扬自然而然地是对他艺术摄影的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肯定,一段总结。因此,他当时兴奋激动,临

时决定在酒店里摆一桌，以示感激田方老师的栽培之情，暗下之意也是对自己的成功庆贺。他心里清楚得很，田方老师是影展的评委主任，他的一句话值千金，赋有一锤定音的重任。只要他说话，常常在摄影界是一呼百应的。听田方老师的言下之意，他获奖是水缸里捉王八——十拿九稳，所以他要在影展之前为自己的艺术摄影作品加加温，争取做到百发百中，稳稳地拿奖。他知道这年头光权威说话还不行，还要有摇旗呐喊的，吹喇叭抬轿的，评论文章要跟得上。于是他没有去厂里党办室上班，而是在市中心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报社的专搞摄影评论的大手笔老王打了电话，又给电视台的文艺组记者赵打了电话，又给广播电台的编辑主任老李打了电话……一连打了五六个电话，邀请他们今晚八点在西部大酒店聚一聚。该约的人都约好了，他又马不停蹄地骑上自行车去了西部大酒店，订了一桌酒席。

宴席如期进行，而且达到了如期预料的高潮效果。觥筹交错，赞誉声声。田方老师在酒桌上以专家的语气首先肯定了海河在艺术摄影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海河的三幅艺术摄影作品。众人附合，报社的老王表示明天的影展他非去不可，要写一篇有分量的评介文章。电视台的大赵说明晚的新闻节目他来制作，保证让海河成电视明星。广播电台的李主任计划搞一个人物专访，详细介绍海河的艺术摄影创作生活。在座的其他人更是跃跃欲试，众星捧月。海河频频举杯给田方老师敬酒，同朋友碰杯。宴席上充满了欢庆喜悦快乐的气氛。大家个个心满意足，酒足饭饱。

客人们都走了。海河送走他们以后，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站在西部大酒店门口，任凭晚风轻轻地吹。多么惬意的夜晚，月儿圆圆粘贴在高高的星空上，特别的白，特别的亮，挥撒着一片片清淡的月辉。晚风像美女的细嫩纤手一样，抚摸着海河粗糙的被酒精烧红的脸，软软的，凉凉的，分外地舒服，格外地亲切。今晚，海河他高兴、激动、兴奋，抑制不住多喝了几杯，此刻他头有些晕，有些沉。

他清楚自己不能多喝,最多也是二两酒量,但今晚他已喝了近五两酒。不胜酒力。昏热的头被晚风一吹,他清醒了许多。他看看表,已是深夜十一点钟了。该回家了。他来到自行车旁,推上自行车,离开了西部大酒店。

海河推上自行车来到街道上,刚要骑上自行车,忽然听到有人叫他。他停下脚步左右巡视,黑夜里只见有人朝他走来。他头有些晕,眼睛有些模糊。他静了一会儿神,眨了眨眼睛,仔细看了看来人。来人是厂办的小朱。

小朱站在海河的面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眉头皱成了川字。小朱抓住海河自行车的龙头,问:“好你个海河,今下午上哪去啦?不见你来开会。”

“开会?”海河心里一愣“我不知道啊。上午没人告诉我。”

“临时决定的,算是紧急会议吧。”

“什么事那么紧急,还开会?工厂效益不好,工资都发不下来,会倒不少。”海河有些不高兴,嘟嘟囔囔地说。

“告诉你吧,机关要精减。”小朱挺神秘地说。

“年年喊精减,年年增加人,管他呢。反正精减不到咱们头上。”海河不当回事地说。

小朱挺认真地说:“老兄,这回难说了。今天下午开会,传达了厂党委的指示精神,要全面贯彻国务院精减机构的精神。国务院都精减一半人员,咱们这个快要倒闭的厂还不精减呀。会上说了,让机关科室的人有一个思想准备,计划精减一半人员到车间去。”

“到车间去干啥,总不能让去当工人吧,”海河说。

“难说,现在干部不是提倡能上能下嘛。会上说了,机关的富余人员不愿去车间的,只有下岗。如果愿意调走的,厂里给开绿灯。”

“真这么说?”海河的脑子此刻清醒了许多。

“骗你干啥。我这去找朋友帮忙联系单位呢。车间咱不愿去,

下岗咱又不干，只有鞋底抹油走人。你咋办？”

“厂里不要搞宣传的人，我才不信。”海河挺自信地说。

“要啊，但我提醒你，你不保险。”小朱左右看了看，悄声说。

“为啥，这几年我为厂里的宣传工作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名，谁不知道。”海河有些忿忿不平。

“别人不这么看。你知道别人是怎么说你的，说你不务正业，天天想着捞稿费。厂财务科的人对你意见最大，说你用公家的照像机，用公家的钱买胶卷，这里拍那里照，又风光，又潇洒，又出名，又捞钱。稿费装自己腰包不上缴。”

“法律也没有规定让稿费上交呀。我辛苦谁看得见，别人睡觉，我还在暗房里洗照片。别人看电视打扑克，跳舞，我在写文章谁知道。稿费是我的辛苦钱，我不可能上交。”海河越说越气，每次他去到收发室拿稿费单，总要听到一些人怪腔怪调地说风凉话，好像他的稿费是不义之财一样，引得众人的嫉妒和眼红。有几次他都想说，有本事你也去拿嘛。有一次，财务科的黄科长一脸正经地对他说，你一个月拿几百块钱的稿费，是不是要交税呀。他当时白了他一眼，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就走了。

小朱接着说：“这就得了嘛。你想想，大家的工资发不下来，你今天一个汇款单，明天又让你取稿费，谁不眼红。干嘛只准你有钱，别人喝西北风啊。这年头，人眼小着哪。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他妈的，啥世道嘛。”海河忍不住骂了一句。

“咱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告诉你，党办和厂办计划合并成一个办公室。今下午就是合在一起开的会。厂办和党办变成综合办公室，要精减一半，现在是十二个人，听说要精减七个人，因为综合办公室编制是五个人。说是今后的人要一专多能。宣传、团委、计划生育归一人管。我琢磨，说不定要个女的，你不是没戏了吗。”

“厂办和党办两个主任，谁当家？”

“据我了解和预测，我们厂办的王主任也是五十七八的人了，属内退人员。他自己也不想干了，很可能退休，那么主任位置就是你们党办的刘主任。今天下午刘主任召集主持会议。”

“你呢？”

“我肯定在精减之列。你想，机关管理员一男一女，我是男人，又年轻，人家吴兰花，女的，年龄大，身体又不好，再说她丈夫是工交局的科长，我能和她比吗。我不下谁下。所以呀，我才坐不住，慌得先找个门路，为自己寻一条生路。反正同意让调走，我先调走不就得了。”

海河听了小朱的一席话，心里感触不少，他认真起来“是啊，我是要当回事考虑一下了。”“我说呀，与其让人精减下来，还不如一拍屁股一走了之。俗话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咱们年纪轻轻，还怕没单位要。再说，你有本事，朋友又多，何不跳槽一下，窝在这个穷厂干嘛。我要是你啊，下海算了。这年头，认谁呀，认钱，钱老大。有钱便是爷，没钱是孙子。我算看透了。”

海河没有说话，仔细地回味小朱的话，觉得小朱的话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小朱看海河低头沉思的样子，不想多说了“老兄，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说完，小朱走了，转眼之间消失在夜幕里。

海河刚才的兴奋激动的心情让小朱的一席话犹如一盆凉水浇下来，浑身一个透心凉，脑子被夜风一吹，更清醒了。是要想想，想想。他骑上自行车，急忙朝家中驶去。

回到家，海河感觉头沉得抬不起来，一阵恶心想吐，干呕几声，什么也没有吐出来，头爆炸般的疼痛，胃也隐隐作疼。他去卫生间，爬在马桶边吐了几口，只吐出一点酸水，便没有了呕吐感，稍微好受一些。他喝口水，漱漱口，便晕晕沉沉爬上了床，钻进被窝里，只一会儿功夫，他便醉生梦死了。

这阵儿，他躺在床上想，今天上午，是去文化馆呢，还是去办公室？文化馆的“青年摄影家摄影艺术作品展览”要开幕，听说还请市领导剪彩，要去，不然，功夫白费了。办公室那里，对，上班请个假。万一不批准呢？不批准也要去，反正精减有自己一份，管他呢，他们看着办行了。想到这里，主意已定，竟有些睡意袭来。他看看夜光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睡一会儿吧，不然，一上午都没有精神。想到此，他闭上眼睛，争取做个好梦，他暗暗地想。

二

北京时间九点三十分，海河准时来到了办公室。往日，这个时间，办公室没人，一般到十点钟办公室的人才陆陆续续上班。可今日，他本想来个早的，谁知，一进办公室，他却成了最后一个上班的人。办公室的五位同志全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无声无息地不知在忙着什么。他进门时，竟成了大家的视光焦点，大家的目光全聚集在他的脸上。目光中没有热情，也没有冷淡，仿佛看一件极平常的物件一样，全然没有一点任何兴趣。大家看了他一眼，没人同他打招呼，全都收回了目光，低头忙自己的事，好象有很多的事在等着他们去干，永远干不完一样。他一下觉得索然无味，突然间陌生起来，有一种走错办公室的感觉。他本想听到往日的招呼声，或者开一两句玩笑什么的，然而今日，好像谁也不认识他，好像他就根本不存在一样。他突然感到有一种孤独感，陌生感。不就是一个下午没来上班吗，怎么成了这样，全是乌鸡眼看他。他心里不舒畅，好似一团棉花塞在喉咙管，吐不出咽不下，肚里的气憋得出不来，又有一种无名火在悄悄地上升。他强力地压抑着，安慰着自己。既然你们不理我，我何必作践自己。他一下来了神气，旁若无人地高昂着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慢慢地坐了下来。

办公室里寂静得很,偶尔有人翻报纸的哗哗声和拉抽屉的刺啦声。窗外垂榆上的麻雀叽叽喳喳的声音传了进来,在宁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的轰响。海河看到屋内的空气像一块大石板慢慢地落下来,挤压得让人窒息和压抑,他的胸腔要爆炸似的有些承受不了。往天,这阵儿,办公室里喧哗一片,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市场,说形势,五花八门。每天一个主题,发表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和高论。可今天,全是哑巴开会,没人说话了。海河坐不住了,他有心事。市文化馆的“青年摄影家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十点开始,他要准时赶去。该走了,要不然,办公室的沉闷空气要把他憋死。要是开幕式他不在现场,这将是他一生的遗憾。

“刘主任,我有事想请一会儿假。”海河的话犹如一把利剑划破了办公室的沉静。

大家的目光象夜晚的多盏探照灯一样“刷”地一下全聚焦在海河的身上。海河觉得那目光特别的不友好,仿佛像看非法的闯入者天外来客一样,怪怪地让他受不了。“什么事?”刘主任头也不抬,慢条斯理地问。

“文化馆要开会,让我去一下。”海河不想说得详细,只含糊一下。

“昨天下午厂里的办公会你怎么没来参加?”刘主任仍然不抬头。

“我有事。”海河说。

“厂里要整顿劳动纪律。昨天下午的会议精神可能你也知道了吧?”刘主任抬起了头,盯着海河问。

“我听说了。”“知道就好,我不用给你传达了。你自己注意就行了”刘主任又低下了头。

注意什么?海河有些茫然,不解刘主任的话意。但他顾不得细想,他要走,要去文化馆。“刘主任,我去一下。行不行?”海河来到了刘主任的面前。

大家的眼光又一次投射向海河的身上。

“开什么会？”刘主任抬起头，望着海河的脸问。

“摄影作品展览。”海河被逼进了死胡同，没有一点办法，他只好直说了。

“摄影作品展览，下班再去看嘛。今天上午可能有事。”刘主任低下了头，又看起了报纸。“这次展览入选了我的三张照片，我想去听听大家的意见。”海河有些乞求了。

“是嘛？”刘主任目光离开了报纸盯着海河看，那目光中有些不相信的色彩。

海河的自尊心有了被伤害的感觉，话语有了些粗了“刘主任，我骗你干啥，文化馆的田方老师对我的照片比较满意呢。”

“田方，我认识，那是个著名的摄影家，人家的照片拍得才是一绝呢。你说你的照片田方比较满意，好啊，这是好事，大好事呀。祝贺你，什么照片？”

海河有些不好回答了。“天山牧歌”“渔歌唱晚”都是他参加市里摄影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在天山深处和团场渔场创作的，这不能说，因为和厂里无关。他灵机一动，对，说说“纺织女工”吧。他说：“拍的是咱们厂里车间工人工作学习的照片，歌颂咱们纺织女工热爱企业，为企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刘主任的兴趣一下提了起来，他的脸上堆起了笑纹，说话也亲切起来：“好哇，宣传咱们企业，宣传第一线的纺织女工，好，这是你的工作。我支持你。你去吧，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做好笔记，千万不要有骄傲情绪。我有时间也去看看。”

“放心吧刘主任，我一定把宝贵意见收集起来，指导我今后的工作。”海河一听刘主任的话，竟有些心花怒放了。

“回来请客啊，海河。”团委干事晓梅笑嘻嘻地说。

“保证请客，你们等着吧。”海河说完，他收拾完东西，像放飞的小鸟一下冲出了办公室。

三

金莉莉一上班就忙。

金莉莉是市发展银行中心储蓄所的出纳员。今天业务量特别大，取款存款的人络绎不绝。她不停地点钞票、盖章，粉红白嫩的脸上沁出晶莹的汗珠，闪闪发亮，但她顾不上擦一下。这阵儿，顾客逐渐少了一些，她掏出手绢擦去脸上的汗珠。她感到累了乏了真想休息一下，可看到柜台外面的顾客，她又不忍心停下来。这时，对面的会计黄菊还没有算好，她趁机抽空活动一下酸痛的手臂。付款支票递送过来了，她又马上准备钞票。五十万元现金。谁的？取这么多现金。她特意看了看支票上的取款单位，西部贸易开发有限公司。不认识。她便低头又整理钞票。她把五十捆百元大钞整好以后，就朝柜台外面喊了一声：“8号”。她想看看是谁取钱，取这么多的钱干什么。

一个人走过来，他站在了柜台前，朝金莉莉微笑。

金莉莉一下愣住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是达建东“是你？”

达建东还是一脸的笑容，非常平静地说：“刚才想给你打招呼，看你忙得汗都顾不上擦，我也没有喊你。怎么样，你还好吧？”

“有啥好不好的，每天就这样，已经习惯了。你还在市委当秘书？8号，谁是8号？”金莉莉边和达建东说话，边朝外面喊道。

“莉莉，别喊了，我就是8号。”达建东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你，开什么玩笑。你不是在市委当秘书吗？”金莉莉以为达建东又在说笑话，她的目光在外面的人群中寻找。

这会儿，达建东不笑了，一脸的正经。他说：“金莉莉，我就是8号，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金莉莉听了达建东的话，收回了寻找的目光，认认真真的看着达建东的脸问：“你真是8号？你为什么是8号呢？”

达建东的脸紧绷着，这会儿露出了满意的笑纹。他爬在了柜台上，盯着金莉莉桃形脸，轻声地说：“我为什么就不能是8号呢？”

面对着达建东火辣辣的目光，金莉莉的脸腾得一下红了。她躲避着达建东的目光问：“你不是在市委当秘书吗？怎么替别人取钱？”

达建东一下挺起了胸脯，满脸的自豪：“我是替自己取钱。”

金莉莉心存疑惑。对达建东，她金莉莉始终有着戒备心理。她对达建东的印象一直不很好，觉得达建东这个人不可靠，虚伪得让人无法看到他的真面目。

达建东接着说：“告诉你吧，秘书我辞了，现在我和几个朋友集资成立了西部贸易开发有限公司。昨天广州的一个客户打电话要棉花，我要到农场签合同去。”说着，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态。

这会儿，金莉莉恢复了常态。她一点都不理解达建东的做法：“在市政府当公务员多好，为什么你要下海呢？”

达建东一脸的超脱神色，他说：“替人捉刀，没有自己的思想，天天看领导的脸，这种日子我早就过够了。人嘛，要想体现自己的价值，就要到广阔天地里闯一闯。海河呢，还在那，没想着动一动？”达建东关心地问道。

“他没有你的活动能量大。”金莉莉接过达建东递过来的号码牌说，话语中有了些怨气。达建东满足地笑了笑。过去他站在金莉莉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虽然他的工作比海河优越，但他总感觉金莉莉瞧不起他。今天从金莉莉的眼神中他看出来，他已经开始引起金莉莉的重视了。他心里高兴，一高兴话就多“现在机遇多好，西部大开发，政策又活，不干又等何时。年轻人不干一番事业，以后年龄大了，想干都没有机会。你说是不是莉莉。”

金莉莉对达建东的突然亲切称呼有些别扭，她转移话题问道：“你肯定发大财了吧？”

达建东的话开始表现出炫耀：“大财嘛，谈不上，小财可连续不